

# 邯郸记

汤显祖

## 简介

八仙之一的吕洞宾，早已要度一人来蓬莱山门作扫花使者。这天他过洞庭，到岳阳楼，见无人可度，便又向西北方向而去。正走间，忽见邯郸地方有仙气升腾。便转向东北，在赵州桥头落下云头。原来桥头有个书生，年近三十，是山东人，自幼读书，精读经史，但屡试不中，这天骑驴闲行来到桥头小店歇脚。吕见卢生相貌清奇，有仙分，觉得此人可度，于是有意到店里与卢生闲聊。这时店小二为他们二人正煮黄黄粱米饭。卢生和吕谈起功名事，感叹非常，以为“大丈夫当建功树名，出将入相，列鼎而食，选声而听，宗族茂盛，方可言得意。”这时卢生瞌睡上来，吕洞宾便送一磁枕给他。卢生见磁枕两头空，看去里面有亮光，那洞越来越大，卢生就跳进枕中去了。忽见前面有一条官道，走不多远，是座红粉高墙，院门大开。他进去正闲走间，被两个家人拿住。这时走出一位小姐，小姐姓崔，尚未婚配，便问卢生这私闯民宅要官休还是私休。官休就是送他清河县衙去，私休就是招赘在此。于是卢生与小姐结百年之好。两人结婚不久，科考开始，小姐要卢生求取功名。卢生以为自己屡试不中，不欲前去，小姐则说她家亲戚多朝中显贵，何况又可多贿钱财，此去必中。卢生果然因

此高中状元。考官因卢生不贿赂他而生怒。这时钦除卢生为翰林学士兼知制诰，赐宴曲江池。卢生在宴上作诗，又有“天子门生带笑来”之句。考官宇文融更以为卢生气傲，不把自己当做恩师，一心要寻机会报复卢生。卢生趁掌制诰之便暗写了一道封自己夫人的制诰，此事被宇文融告发。卢生被贬到陕州任知州，凿石修路开河，夫妇两人只得前去。陕州地处华阴山外，三百里官路尽是顽石。粮运艰难，开河工程也十分艰巨。卢生用火烧、醋浇之法，很快开通了河道。于是奏请皇上东游赏景。皇帝在宇文融等大臣陪同下，一路乘舟而玩，而无跋涉之苦，加之卢生治理陕州有方，皇上大悦，称许卢生开河功大。这时，边关急报，吐蕃杀过了长城。宇文融又荐卢生挂帅征战，想借以害卢生于疆场。卢生即被封御史中丞兼河西节度使，挂征西大元帅印。卢生到了河西，得知吐蕃王手下一文一武甚是厉害，文官丞相悉那罗，足智多谋。卢生用离间计，让吐蕃王疑丞相谋反而杀了悉那罗。卢生趁机进兵，打败了武将热龙莽，驱兵千里到天山脚下，射下了热龙莽系信于雁足的那只孤雁。见是热龙莽求卢放他一条生路的信，便在天山勒石纪功，奉凯班师而回。皇上闻捷报，升卢生为定西侯，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同平章军国大事。就在这时，宇

文融密奏卢私通蕃将，欲图不轨。天子不辩，即命人把卢生押云阳市斩首。崔氏携八个儿子去午门喊冤，皇上免了卢生不死，卢却被发配广南鬼门关。卢生经历千辛万苦到了鬼门关，又差点没被受了宇文融使命的司户害死。崔氏被打入机坊做女工，八个儿子也被逐出京城。三年以后，崔氏受尽了屈辱，这天织了回文绵，希望能奉给皇上，以图冤白。这天高力士来机坊，崔氏托他回文绵献于御前。这时边境安定，吐蕃归降大唐，带西蕃十六国侍儿朝贺。吐蕃国侍子乃热龙莽之子，热得知卢生为那雁足之书衔冤，让儿子对唐天子将此事辩明白。恰在此时，皇了又看了崔氏的回文绵，方明白卢生之冤，立即令将宇文融问斩，取卢生回京，加封赵国公，食邑五千户，官上柱国太师，崔氏封为赵国夫人，四个儿子也都封了高官。同时皇上又赐御马三十匹，田三万顷，园二十一所，女氏二十四名，湖山楼台二十八所。卢生又做丞相二十多年，时已八十有余。因纵欲而得病，虽荣显已极，最后还是归天而去。崔氏的哭声和拍打惊醒了卢生，这时那黄粱米饭尚未煮熟。卢生此时方知刚才一切全是黄粱一梦。吕洞宾告诉他，那些儿子都是店里鸡犬所变，崔氏是那驴子所变。卢生致此幡然醒悟，就随吕洞宾去蓬莱仙山做桃花苑的扫花使者去了。

## 第一出 标引

【渔家傲】〔末上〕乌兔天边纔打照。仙翁海上驴儿叫。一霎蟠桃花绽了。犹难道。仙花也要闲人扫。一枕余甜昏又晓。凭谁拨转通天窍。白日■〈歹坐〉西还是早。回头笑。忙忙过了邯鄲道。

何仙姑独游花下。吕洞宾三过岳阳。

俏崔氏坐成花烛。蠢卢生梦醒黄梁。

## 第二出 行田

【破齐阵】〔生上〕极目云霄有路。惊心岁月无涯。白屋三间。红尘一榻。放顿愁肠不下。展秋牕腐草无萤火。盼古道垂杨有暮鸦。西风吹鬓华。

〔菩萨蛮倒句〕客惊秋色山东宅。宅东山色秋惊客。卢姓旧家儒。儒家旧姓卢。隐名何借问。问借何名隐。生小误痴情。情痴误小生。小生乃山东卢生是也。始祖籍贯范阳郡。土长根生。先父流移邯鄲县。村居草食。自离母穴。生成背厚腰圆。未到师门。早已眉清目秀。眼到口到心到。于书无所不窥。时来运来命来。所事何件不晓。数什么道理茧丝牛毛。我笔尖头一些些都箠的进挑的

出。怕那家文章龙牙凤尾。我锦囊底一样样都放的  
去收的来。呀。说则说了百千万般。遇不遇兮二十六  
岁。今日才子。明日才子。李赤是李白之兄。这  
科状元。那科状元。梁九乃梁八之弟。之乎者也。  
今文岂在我之先。亦已焉哉。前世落在人之后。衣  
冠欠整。粮不粮。莠不莠。人看处面目可憎。世事  
都知。哑则哑。聋则聋。自觉得语言无味。真乃是  
人无气势精神减。家少衣粮应对微。所赖有数亩荒  
田。正直秋风禾黍。凉后进难攀先进。谁想这君子  
也。如用之。学老圃。混着老农。难道是小人哉。  
何须也。到九秋天气。穿扮得衣无衣。褐无褐。不  
凑膝短裘敝貂。往三家店儿。乘坐着马非马。驴非  
驴。略搭脚青驹似狗。呀。虽则如此。无之奈何。  
不免鞦上蹇驴。散心一会。〔鞦驴驴鸣介〕我此驴  
也相伴多年了。再不能勾驷马高车。年年邯鄲道上  
也。〔行介〕

【柳摇金】青驴紧跨。霜风渐加。克膝的  
短裘。揞不住沙尘刮。空田噪晚鸦。牛背上夕阳西  
下。秋风古道。红树槎牙。槎牙。唱道是秋容如  
画。

日已向晚。且西村暂住。明日再田上去。  
返照入闾巷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忧来共谁语。  
古道少人行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秋风动禾黍。

### 第三出 度世

〔扮吕仙褙袱葫芦枕上〕〔集唐〕蓬岛何曾见一人。披星带月斩麒麟。无缘邀得乘风去。回向瀛洲看日轮。自家吕岩。字洞宾。京兆人也。忝中文科进士。素性飲酒任侠。曾于咸阳市上。酒中杀人。因而亡命。久之贫落。道遇正阳子锺离权先生。能使飞升黄白之术。见贫道行旅消乏。将石子半斤。点成黄金一十八两。分付贫道仔细收用。贫道心中有疑。叩了一头。稟问师父师父。此乃点石为金。后来仍变为石乎。师父说。五百年后。仍化为石。贫道立取黄金抛散。虽然一时济我缓急。可惜悞了五百年后遇金人。师父哑然大笑。吕岩吕岩。一点好心。可登仙界。遂将六一飞升之术。心心密证。口口相传。行之三十余年。忝登了上八洞神仙之位。只因前生道缘深重。此生功行缠绵。性颇混尘。心存度世。近奉东华帝旨。新修一座蓬莱山门。门外蟠桃一株。三百年其花纔放。时有皓劫刚风。等闲吹落花片。塞碍天门。先是贫道度了一位何仙姑来此。逐日扫花。近奉东华帝旨。何姑证入仙班。因此张果老仙尊又着贫道驾云腾雾。于赤县神州再觅一人。来供扫花之役。道犹未了。何姑笑舞而来也。〔何仙姑持箒上〕好风吹起落花也。

【赏花时】翠凤毛翎札箒叉。闲踏天门扫

落花。你看风起玉尘砂。猛可的那一层云下。抵多少门外即天涯。

〔见介〕洞宾先生何往。〔吕〕恭喜你领了东华帝旨。证了仙班。果老仙翁诚恐你高班已上。扫花无人。着我再往尘寰。度取一位。敢支分杀人也。〔何〕洞宾先生大功行了。只此去未知何处度人。蟠桃宴可赶的上也。

〔么〕你休再剑斩黄龙一线差。再休向东老贫穷卖酒家。你与俺高眼向云霞。洞宾呵。你得了人早些儿回话。迟呵。错教人留恨碧桃花。

〔下吕〕仙姑别去。不免将此磁枕褙袱驾云而去也。枕是头边枕。磁为心上慈。〔下丑上〕我这南湖秋水夜无烟。奈可乘流直上天。且就洞庭赊月色。将船买酒白云边。〔内笑介〕小二哥发誓不赊。又赊了。〔丑〕赊的赊一月。买的买一船。小子在这岳阳楼前开张个大酒店。因这洞庭湖水多。酒都扯淡了。这几日赊也没人来。好笑好笑。〔内叫介〕小二哥。那不是两个赊的来了。〔丑〕请进请进。〔扮二客上〕一生湖海客。半醉洞庭秋。小二哥。买酒。〔丑应介客看壶介〕酒壶上怎生写着洞庭二字。〔丑〕盛水哩。〔客笑介〕也罢。拚我们海量。吞你几个洞庭湖。〔丑〕二位较量飲。〔一客〕小子鄱阳湖生意。飲八百杯罢。

〔一客〕小子庐江客。飲三百杯。〔丑〕这等消我酒不去。八百鄱阳三百焦。到不得我这把壶一个腰。〔客〕好大壶嘴哩。〔做飲唱随意介丑〕又一个带牛鼻子的来了。

【中吕粉蝶儿】〔吕上〕秋色萧疏。下的来几重云树。卷沧桑半叶浅蓬壶。践朝霞。乘暮靄。一步捱一步。刚则背上葫芦。这淡黄生可人衣服。

【醉春风】则为俺无挂碍的热心肠。引下些有商量来的清肺腑。这些时蹬着眼下山头。把世界几点儿来数数。这底是三楚三齐。那底是三秦三晋。更有找不着的三吴三蜀。

说话中间。前面洞庭湖了。好一座岳阳楼也。

【红绣鞋】趁江乡落霞孤鹭。弄潇湘云影苍梧。残暮雨。响菰蒲。晴岚山市语。烟水捕鱼图。把世人心闲看取。

边旁放着一座大酒店。店主有么。〔丑应介〕请进请进。〔作送酒介〕

【迎仙客】〔吕〕俺曾把黄鹤楼铁笛吹。又到这岳阳楼将村酒沽。好景好景。前面汉阳江。上面潇湘苍梧。下面湖北江东。请了。〔丑〕请什么子。〔吕〕来稽首是有礼数的洞庭君主。〔丑〕

鬼话。〔内雁叫介〕听平沙落雁呼。远水孤帆出。这其中正洞庭归客伤心处。赶不上斜阳渡。

〔吕作醉介〕酒是神仙造。神仙吃。你这一班儿也知道吃什么酒。〔二客恼介〕哎也哎也。可不道一品官。二品客。到不高如你。我穿的细软罗缎。吃的细料茶食。用的细丝鏤锭。似你这般。不看你吃的。看你穿的哩。希泥希烂的。醒眼看醉汉。你醉汉不堪扶。〔吕笑介〕

〔石榴花〕俺也不和他评高下。说精粗。道俺个醉汉不堪扶。偏你那看醉人的醒眼不模糊则怕你村沙势比俺更俗。横死眼比俺更毒。〔二客云〕野狐骚道。出口伤人。还不去。还不去扯破他衣服。〔吕〕为什么扯断丝带。抓破衣服。骂俺作顽涎骚道野狐徒。

〔客〕好笑好笑。便那葫芦中。那讨些子药物都是烧酒气。

〔斗鹤鹑〕〔吕〕你笑他盛酒的葫芦。须有些不着紧的信物。硬擎着你七尺之躯。俺老先生看汝。〔客〕看什么子。无过是酒色财气。人之本等哩。〔吕〕你说是人之本等。则见使酒的烂了肋肚。〔客〕气呢。〔吕〕使气的腆破胸脯。〔客〕财呢。〔吕〕急财的守着家兄。〔客〕色呢。

〔吕〕急色的守着院主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邯郸记》汤显祖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2196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